

論預備隊

備役
上校
馬振宇

提要

- 一、預備隊乃戰場決勝重要因素之一，蓋戰場狀況瞬息萬變，為維持部隊作戰彈性，控留適當之預備隊為必要措施之一。預備隊之使用應大膽創意，切忌逐次投入、分割使用或閒置兵力。
- 二、由於東西方戰略文化之差異，以致作戰觀念不同，預備隊之運用亦有不同。通常美軍較重戰鬥持續力，故各階層均控留預備隊。而俄軍重衝擊力，常採梯隊攻擊，其後續部隊雖為二、三梯隊，但仍屬參戰兵力，不宜純以預備隊視之。北約為反制華沙集團梯隊攻擊之威脅，先後發展了彈性反應戰略(flexible response)、中子彈、攻擊後續梯隊戰術以及地空作戰。
- 三、預備隊就「奇、正」之關係而言，第一線部隊為「正」，預備隊為「奇」。因而，預備隊之運用必須與「正」相結合，如用於奇襲、投入有利方面或擴張戰果亦或開闢新戰場。
- 四、預備隊所使用之時機應在克勞塞維茨所提「戰力頂點」之內，俾使因預備隊之適時投入而獲之最大效果。

壹、前言

預備隊之運用在戰場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卻乏人作深入且廣泛的探討。由於東西方戰略文化的歧異，作戰基本觀念自然不同，其戰

略、戰術以及準則亦有相當差異，對預備隊也有不同定位。故在戰鬥序列(編組)上就有顯著的不同。

本文所討論之範圍包括：「預備隊『廣義』、『狹義』之解說」、「戰略與戰術預備隊」、「預備隊與『奇、正』之關係」以及「東西雙方

「預備隊之比較」，並包括克勞塞維茨「戰力頂點」運用要領等，期能對預備隊建立較完整、具體的概念。

貳、預備隊之意義與功用

預備隊顧名思義乃是指在戰場上所保持的第二線兵力，以備不時之需及於必要時投入決定方向，俾爭取戰場主動及勝果。其在功用上不但可保持作戰時計畫與行動的彈性，而且可維持作戰的持續力與衝擊力。用此吾人可視預備隊為主要野戰部隊或戰略部隊作戰結構之一部，或可視為一個單位戰鬥序列之一部。

一般預備隊主要任務有以下幾點：

一、在攻擊中用以擊退和殲滅敵人的逆襲。

二、在防禦中用以截擊和抵抗敵人的滲入和突破。

三、擴張和發展成功的戰果，鞏固所獲得的地位和強化追擊的兵力。

克勞塞維茨在其戰爭論中闡了專章討論預備隊的問題，他認為預備隊可做兩種不同的運用，一是戰鬥的延伸與重整；二是應付不預期的狀況。他稱第一種狀況屬戰術預備隊，第二種狀況屬戰略預備隊的性質①。他的這種分類方式固然已不合時宜，但這種概念仍十分重要，值得吾人再做深

入探討。一般所指的戰術預備隊是師級以下的預備隊，師以上的則是戰略預備隊。

蘇俄的準則認為建立預備隊的目的「就是為了要擊退敵人並給予意想不到的打擊。此外還可以在戰鬥中支援我方部隊，並且擴大和鞏固已獲得的戰果②。」

我國古代並無「第一線部隊」和「預備隊」兩個名詞，但孫臏兵法中曾謂：「發而為正，其未發者，奇也；奇發而不報，則勝矣。有餘奇者，過勝者也③。」上段話的句解為：「先發動者為正，其未發動者奇也。我發動而敵不知，出其不意，則勝矣！勝敵而有餘奇未發，勝之勝者也④！」

由此可知，奇正的意義不僅是指用兵的方式，亦可指用兵時間的先後，在意義上是雙重的，故預備隊在運用上是第二次對敵用奇的機會，若只將之視為第一線戰鬥的延伸，未免犯了「直接路線」的毛病，尤其若將之投入作戰不利的方向，更是犯了「以實攻實」之忌，徒使可貴的資源耗於無謂的戰鬥，這只是一種被動因應，無法發揮預備隊的積極意義。

一般而言，在作戰地區內逐次分割使用兵力與閒置兵力均可謂作戰上的缺失，然而戰況混沌不明，且變化多端，因此預備隊往往即成為不得不為之「惡」。一次將可用兵力投入是

極為冒險的事，萬一情況有變，又如何從已展開、接觸中的第一線迅速抽調轉用兵力？那麼問題即在於控留多少比例的預備隊才算合理？部隊宜控留那一部份做為預備隊？

要想回答控留多少比例才算合理的問題並不容易，其間並無一定的標準，應視情況與戰術目的而定。例如通常在敵情不明或當面地形複雜時，宜保持數量較多的預備隊，反之即可減少：又如在論及敵我機動能力及機動路線優劣時，敵我雙方均優，宜較敵我雙方均不良時保留較大的預備隊，以維作戰彈性：敵劣我優時，宜保留較大的預備隊，以收奇襲及擴張戰果之功：至於敵優我劣時，此時我方概採守勢，亦宜以較大兵力採縱深部署，防敵迂迴繞越及包圍。戰術目的不同亦會影響到預備隊的比例，如採機動防禦時，預備隊兵力自大於陣地防禦，使之成為機動打擊的主力。

其次，究竟該把那一部分的部隊保留為預備隊亦是項重要的問題，通常在做法上是把戰力較佳（如訓練佳、士氣高、火力、機動力強及射程遠）的部隊控留為預備隊，例如機械化部隊、裝甲部隊或空中機動部隊（含空降部隊）等，其原因為該等部隊機動力強，可做快速反應，當其投入後能迅速影響戰局。

預備隊因控留階層的不同，而分成師以下的戰術預備隊及師以上的戰

略預備隊，其實這在預備隊的廣義與狹義的定義分類上，只能算是一種比較狹義的分類方式，概指已完成戰備，已完成部署或投入戰區的戰力，而廣義的預備隊則範圍大得多，內容也抽象得多。例如，美國即把動員的後備兵力視為存在兵力的預備隊，本土兵力為海外前置兵力的預備隊，戰略打擊武力為戰區作戰部隊的預備隊，而這些也大都屬於戰略預備隊的範疇^⑤。又如蘇俄在觀念上認為各種實質的和抽象的、軍事的和政治的資源，都一律可當做「預備隊」看待，史大林就曾說：「東方殖民地的人民是我們革命的最大預備隊。」又認為以下六者是布爾雪維克的預備隊：

- (一)在俄國境內各種不同社會集團間的衝突矛盾。
 - (二)資本主義國家間的衝突矛盾。
 - (三)全世界上的反殖民和普羅運動。
 - (四)國家的權力和紅軍。
 - (五)農民運動。
 - (六)外交和國際貿易的關係^⑥。
- 他的這種定義方式固已脫離了純軍事範圍，但仍算是一種廣義預備隊的定義方式，泛指一切軍事武力的後盾。
- 因此，就預備隊的軍事意義而言，我們可將廣義與狹義預備隊之間的關係歸納成以下九項：

- (一)未動員資源為已動員資源的預

備隊。

(二)戰略部隊是戰術部隊的預備隊。

(三)戰略打擊武力是戰場機動部隊的預備隊。

(四)海、空兵力為陸上兵力的預備隊(或可反向運用)。

(五)攻擊性武器為防禦性武器的預備隊。

(六)未投入部隊為已投入部隊的預備隊。

(七)未部署兵力為已部署兵力的預備隊。

(八)未接觸兵力為已接觸兵力的預備隊。

(九)火力機動為兵力機動的預備隊。

參、東西方預備隊之比較

一、雙方之比較

冷戰時期的西方可以北約為代表，尤其更可以美軍為代表，東方則可以華約集團的俄軍為代表。由於西方不主張主動發動戰爭，重在守勢，故而在部隊編組上是種防禦態勢，注重的是戰鬥持續力，比較注重戰術預備隊的建立與準備，習慣上在營級以上各戰鬥單位保持三分之一左右的預備隊。俄軍重攻擊，注重的是攻擊時的衝擊動量，因此通常只保留單位兵力的九分之一做為單位的基本預備隊

⑦。其戰鬥序列最大的特色乃是採用了梯隊戰法(或戰術)。該戰法中的後續梯隊在運用觀念上並不等於西方所謂的預備隊，但因雙方並無共同對等的比較基礎，因而有人將後續梯隊視為俄軍的預備隊，對此我們固無可厚非，但卻不宜將二者之間劃上等號，以免混淆。俄軍的梯隊戰法與預備隊最大的不同，在於各梯隊是在統一的計畫之下，梯隊間保持一定的距離，並於一定的時間內投入戰鬥，旨在奪取前一梯隊的後續目標⑧，不若西方的預備隊投入時間須視情況而定，目標通常也只是繼續達成第一線部隊的原訂目標。

俄軍的戰鬥序列採梯隊方式的原因，乃是因為其作戰觀念較注重深遠打擊，因而所賦予的作戰目標縱深較大，為了維持衝擊力的連貫性，乃將部隊前後重疊排列，一方面可加大初期突破的能力，另一方面可留有兵力擴大延伸突入後的初期戰果，期能在敵人遠後方收取更大的戰果；同時如此做也是顧慮在核子狀況下，兵力集結的密度不宜過大，以免形成有利的核子目標，而且在攻擊突入後，盡量向敵後推進，並接近敵重要目標，此時敵人在使用核子武器時之顧慮較多，無形中也成為另一層的安全保障。

俄軍對其後續梯隊(如第二、三梯隊)的定義為「部隊作戰或戰鬥編

隊之一部，在某特定時未直接交戰，但將於攻擊時用以建立打擊力量，防禦時用以建立穩定性和積極性，並於第一梯隊遭受嚴重之損失時接替其任務。有了第3梯隊便可在作戰時為累積戰力、實施機動或迅速自甲地區轉移兵力至乙地區等創造有利之條件⑨。」同時，在經比較後發現，俄軍在營級作戰時，即已有第二梯隊連之編組，其投入時間在計畫中已予規定，⑩此與西方使用預備隊的方式不同，故應將之視為直接參戰部隊。

由上述比較發現，美軍所注重的是戰術預備隊的建立與運用，而俄軍的重點則是戰略預備隊的建立與運用。如此二者在第一線的交戰兵力即會在比例上產生重大的差異。我們若以師級作戰為例，美軍師級約控留戰鬥兵力的 $1/3$ ，因而使旅級可用戰鬥兵力為全師的 $2/3$ ，各旅若再控留 $1/3$ ，即使各營級兵力只剩不及全師戰鬥兵力的 45% ，若再依次由營再推至各第一線連，則其戰鬥兵力尚不及全師的 30% ；反觀俄軍第一梯隊在扣除團與師兩級各控留 $1/9$ 之兵力後，概可投入 80% 的兵力直接從事戰鬥。

這也就難怪美國馬歇爾將軍曾在國會作證時指出：「在一個作戰地區中，若是有美國陸軍 10 萬人，那麼只有 2 萬 3,000 人可以實際參加戰鬥，而蘇俄的比較數字則是 8 萬人

⑪。」

上一段話一方面不僅說明了美軍的後勤尾巴太長、太重，另一方面也說明了由於預備隊控留比例的不同，即產生了在戰場上第一線接戰兵力的重大懸殊，若無其它特殊方法加以補救，即不足以抵擋或突破俄軍的攻防。除了由東西方攻守態勢差異外，我們亦不難看出共產國家在馬列主義唯物論的思想指導下，十分注重「量」的優勢，主張應在時地的條件下集中使用，其初期突破衝擊力大，後續則藉後方梯隊的投入以維持推進的動量，其預備兵力投入著眼是為了作戰層次，而西方預備隊的位階顯然較低，著眼的是戰術層次。我們亦不妨視俄軍注重廣義預備隊的使用，美軍重狹義預備隊的使用。

由此可見，東西方預備隊在比較上是俄軍攻優於守，美軍是守優於攻。上述的差異也就反映在人員補充、後勤支援與任務接替上，有著明顯的不同。

就人員補充方式而論，美軍是將補充兵力以零星方式補充各單位之傷亡人員，以維持原建制與原任務為原則；俄軍則多採遇缺不補，而以縮小原任務範圍（如縮小防禦正面、攻擊縱深等）或合併單位為原則，然後於必要時投入與原兵力相當的全新部隊⑫。

在後勤支援方面，西方亦採與人

員補充相同方式，美軍雖有規定之攜行量，然因作戰久暫不定，故仍以持續零星方式補充戰鬥中武器裝備及補給品的損壞與消耗；而俄軍則是戰前一次帶足所需的補給基數，亘作戰全期不再補充，直至補給耗盡前，即於計畫中再投入全新的單位。

因此在任務接替的差異上，西方預備隊的投入是視戰況發展而定，即使以其正常控留的 1/3 兵力全數投入，以接替原已投入的接觸單位，亦僅能接替第一線兵力的一半；而俄軍後續梯隊與前方梯隊之間隔距離與投入時間事先在作戰計畫中均已律定^⑬，其投入是以同量足額的新銳兵力為之，可望全部取代前方梯隊之任務，而讓前方梯隊的任務轉為鞏固、清掃戰場或進入整頓階段。

二、西方因應之道

西方（尤其是北約）由於採取的是防禦態勢，復又深感傳統兵力屈居劣勢，再加上在戰鬥序列與戰法上的不同，雖已採用縱深防禦，猶感不足以抵擋華沙公約的大規模攻勢，尤其是位居中央正面不易防守的西德。

北約首先的反應即是採取了「彈性反應 (Flexible Response)」戰略，此一戰略的主要精神之一，即是北約不保證在華約的傳統攻擊之下，不率先使用核子武器^⑭。其目的就是要用戰術核子武器嚇阻敵人的攻擊。

由於戰術核武的破壞力相當強

大，使用時仍有安全顧慮，且會造成廣大地區核輻射污染，善後極為不易。因而美國又發展出一種輻射危害少，以殺傷人員為主的中子彈，期能在其威力範圍內傷人而不毀物，其目標就是為了攻擊華約裝甲縱隊與在裝甲人員運輸車內的人員，以阻止其推進^⑮。

上述兩種反應的方法均是以核子武器做為傳統兵力的預備隊，以抵禦華約的梯隊攻擊。然而，一旦在戰場使用核武，那怕只是使用戰術核武，均可謂跨越了「核子門檻」，極可能隨之引發全面核子大戰，因而有必要另闢蹊徑，以傳統武力與之對抗。

北約為求有效反制華約的梯隊攻擊戰法（戰術），乃實施對敵後方之空中阻截，並以近代科技改善長程偵蒐與精確打擊的能力，形成了另一種新的戰術，名為「後續梯隊攻擊 (Follow-On Forces Attack, FOFA)」^⑯，意在以長期打擊火力與兵力截擊對方的後續梯隊，以截斷其衝擊動量，進而頓挫其第一梯隊。這種思想的協同性深遠打擊方式，即成了美國陸軍 1980 年代野戰準則 FM100-5 地空整體作戰 (Air-Land Battle) 的主體，其主要的作戰目標之一，就是要實施深遠作戰，打擊敵人的後續梯隊及後方重要設施^⑰。

上述的反制方法均不是以直接相對增加第一線兵力做為因應，核子方

案是以火力直接頓挫華約的攻擊梯隊，而「後續梯隊攻擊」則是針對「梯隊攻擊」戰法（戰術）所相對發展出的戰術或戰法，旨在使用現代化空中及陸上長程打擊能力，削弱俄方衝擊的持續力，這是對敵攻擊梯隊走了間接路線。就預備隊的觀點而言，北約是以廣義預備隊做為狹義預備隊的預備隊，在預備隊的位階上，已由原來的較低的戰術層次提升至與俄方戰法相當的作戰層次。

以上為西方針對梯隊戰法所做的一系列努力，反觀我們與中共的情況，國軍無論就軍事思想或戰鬥編組，主要乃是承襲自美軍，而中共卻是師法了俄軍的梯隊攻守隊形，我們不妨以中共一個集團軍的作戰為例，他們於攻擊時，通常以三個兵力概略相等的梯隊實施（攻擊梯隊、支援梯隊及預備總梯隊，亦可一次將一個集團軍完全投入，再由其它的集團軍構成後方梯隊¹⁸）。雙方於接戰時，初期我方因保持預備兵力較大，而不易奪得先機，而在續戰時又不免感到兵力不足，因而須在戰法上尋求有效因應克制之道。鑑於西方國家在平時即精研發展準則、戰法與兵器妥為因應，我們切不可只將之視為西方在歐陸的作戰，而於己無關。綜觀國軍現有之重要準則如國軍軍事思想及陸軍作戰要綱等書，均未見在這方面有所著墨，有所拓展整合，為了未來雙方可

能的交戰，面對此一類似「飽和」的戰法，如何妥為因應，實為今日國軍建軍備戰的當務之急。

肆、預備隊運用觀念之探討

預備隊在使用上既如此重要，我們應如何才能充份發揮其功能，避免過早使用或有逐次用兵及閒置兵力之失，實為吾人所應探討的一大課題，茲將此一問題依概念分成以下四個方向探討：

一、預備隊與奇正關係之運用

我們在前面的討論中是以先發與未發的時間先後關係定兵力的奇正，我們除應注重第一擊的奇襲因素外，通常將已現形、展開、投入、接觸的第一線兵力視為正，而將尚未投入的預備隊視為奇，因此我們即可將兵力分成奇與正，西方即將這種用兵觀念稱為「兵力二分法」¹⁹。此種用兵觀念比起一般將預備隊視為待命投入的部隊要積極得多，在計畫上即視正為佯攻，目的在拘束、牽制敵軍，而視奇為主攻，卻非一般視預備隊只是第一線兵力的支援輔助。

吾人的一般作戰觀念認為預備隊乃戰鬥的延伸，如此若直接投入原作戰的方向與地點，只能算戰鬥的直接延伸，對當面之敵採的是硬碰硬力取的直接路線，已經喪失了用奇的契機；反之若是將之用於不同的方向或

地點，則是一種戰鬥的曲線延伸，對敵採的是間接路線，此時往往出其不意，此種使用方式實為預備隊使用的極致。

我們再以東西方預備隊用奇的條件來看，目前美、俄兩軍預備隊使用的方式都是與第一線單位受領同一作戰命令，如此雙方均不具有利的用奇條件。預備隊用奇時貴在突然大量集中使用，西方的編組方式是將預備隊分散編在各戰鬥階層的各單位中，戰時實難突然改變攻擊方向與重點或大量抽調各單位之預備兵力；而俄軍的後續梯隊因與第一梯隊的關係較平行獨立，因而在兵力調度上較靈活，可視戰況發展而改變攻防重點，將之投入新的方向、地點，故其用奇條件優於西方，作戰彈性也相應增大，國軍在大陸作戰失利，不知是否在這方面有所體會。

二、預備隊與戰力頂點

預備隊使用時機之良窳與「戰力頂點」的關係極為密切。「戰力頂點 (culminating point)」為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的一個用詞，意指攻擊者在一路攻擊消耗下，終必因過度延伸而達到一個終點^⑯。此一點可以指時間或空間，亦可為二者的結合，而這一點的出現也就是攻防之間的一個平衡點或轉折點，超過這一點即有可能產生攻防易轉的結果。然而這一點卻也是一個抽象的點，不易適時掌握

利用，其成效大小全憑將才的慧眼與悟性得之及作戰之準備。國軍軍語中常用之「攻擊頓挫」即是到達「戰力頂點」後的一種現象。

作戰時應隨時深入密切體察敵我攻防與戰力頂點間的關係，分辨敵我與戰力頂點間是局部或全面的性質，以決定投入預備隊的層次。如誤判局部為全部，即有過早投入之失；如誤判全部為局部，則預備隊的兵力將逐次投入，即會喪失重創敵人之良機。

攻擊時宜預判我軍將達戰力頂點之時地，適時於攻擊頓挫前投入，正兵的用法是將之用於原攻擊方向，以強化攻擊能量，奇兵則是將之用於新的方向、地點上，減少敵抵抗的阻力。預備隊在此時的作用即是要延遲戰力頂點的到來。

防禦時戰力頂點的觀察，宜視作戰目的與防禦方式而定。我方若採陣地防禦時，正兵的用法最好是在敵至戰力頂點而頓挫時或直後斷然投入，藉轉移攻勢及追擊以擴張戰果；奇兵的用法是適時採側擊及火力支援，阻截敵後續兵力，促使敵提早到達戰力頂點，以利我軍反擊，惟此點仍應視我軍是否有意及早尋求決戰而定。實施機動防禦時，由於是採少兵守點，多兵機動，因此就廣義之預備隊而言，多兵即為少兵的預備隊，其用法不宜將之投入與敵主力方面決戰，而是用少兵牽制拘束，多兵迂迴側擊，

迫敵主力及早到達戰力頂點。若全局採持久作戰或遲滯作戰，那麼就宜以保持實力，避免決戰為要，不但第一線部隊如此，預備隊更不宜投入（採交替陣地時除外），此時即不是藉兵力使敵達戰力頂點，而是藉地形與距離為主要因素，再藉兵力的輔助，使敵自行達戰力頂點。

三、預備隊的投入方向

一般認為預備隊乃戰鬥的延伸，攻擊時宜用之於攻擊進展順利之一方，俾強化該方向之攻擊力：防禦時則主要做為逆襲、反擊或接替部隊。上述乃正兵的用法，至於將之用於攻擊不利的方向，則又等而下之。

至於奇兵的用法，則將預備隊視為戰鬥的轉移，攻擊時將之用於減少攻擊的阻力（非如上述用於增加攻擊力），防禦時宜用之減輕第一線的壓力，亦可同樣發揮預備隊的支援效用，此乃一種間接路線的運用方式，有別於傳統的直接路線方式。

四、戰略與戰術預備隊

理想的狀況是戰術預備隊應為戰略預備隊創造有利的投入條件，在戰場上能穩住局面，不致發生崩潰瓦解，以待戰略預備隊藉發動反擊或開闢第二戰場，奪回戰略主動。兩者如配合良好，即能求得戰爭勝利；兩者如配合不好，就會為之付出慘痛的代價。

戰略預備隊乃一個聯盟或國家在

戰爭中的總預備隊，其存在與強大與否，關係著整個戰爭的發展。保持戰略預備隊雖是一種持久戰或長期戰爭的準備，但任何欲速戰速決的一方亦應為戰爭演變為長期戰爭有實質具體的準備，否則即會對戰爭的發展喪失了戰略主動的主導權與彈性。我們從近代戰史中就不難看出戰略預備隊的重大影響。

二次大戰初期，法國將國防的重心主力置於陣地防禦的馬奇諾防線，而忽略了建立一支強大的機動戰略預備隊，致一旦馬奇諾防線被繞越突破，戰局即大勢已去。

希特勒攻俄之役，由於俄國幅員廣大，德軍在莫斯科與列寧格勒的攻略失敗，即表示德軍已到達其戰力頂點，而其戰略預備隊也因此而消耗殆盡。

而蘇俄在戰爭初期也犯了忽略戰略預備隊的毛病，幾乎把全部兵力都集中於西線的邊境上，以致於初期兵敗後一發而不可收拾，而有後來國都之危。但也幸賴其幅員廣大，國防縱深深遠，才不致戰敗屈服。

俄國在遭受此一重大教訓之後，即致力於建立戰略預備隊，準備日後反攻奪回戰略主動權。他們在 1941 ~ 42 年的艱苦期間勉強維持守勢，雖各方頻頻告急求援，其統帥部仍嚴控預備隊，不願把辛苦建立的總預備隊逐次投入。



俄軍首次大量投入戰略預備隊是在 1942 年 12 月的莫斯科保衛戰，其所動用的兵力乃是剛由西伯利亞大量趕到並整編完成的部隊及最近編成之砲兵預備隊，將之大規模用於史大林格勒的總反攻當中^{②1}。俄軍在這次作戰中亦首次大量使用一種名為「管風琴」的多管火箭，這對德軍又造成了一種新兵器的奇襲，其震撼效果實不亞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協約國突然大量使用坦克對德軍所造成的心靈震撼。

在西線方面，由於德軍並無渡英吉利海峽作戰的能力，於是西方盟軍即將戰略預備隊的整備與運用重點放在開闢新戰場上，因而有一連串的北非登陸、西西里作戰及達於高潮的諾曼地登陸，處處有造成德軍分散兵力及受奇襲的效果。

我們從上述一連串的討論中發現，戰術預備隊延伸戰鬥的意義大於為了展開下一階段的作戰，戰略預備隊則相反，其重點並不純為延續上一場的作戰，而是要為新的戰爭階段製造有利的條件，亦即是要在下一個回合中以奇襲方式爭取或掌握戰略主動。戰略預備隊若捨此而弗由，不能突然大量使用，只會將新成立的部隊逐次投入消耗於第一線作戰，降格為戰術預備隊，不再有實力發動大規模的戰略攻勢；當發現敵人已達戰略性戰力頂點時，亦無力從事戰略性的反

攻與追擊，徒使敵有機會實施有秩序的轉進，建立新的防線，如此也必使戰爭長期拖延下去。

通常發動戰爭或採攻勢的一方總希望能速戰速決，而採守勢的一方則持消耗持久以對。打速決戰固要有萬一戰爭牽延不決時打持久戰的心理與實質準備，但打持久戰的一方亦要保存實力，以圖在戰略反攻時打速決戰的準備，而戰略預備隊即在此扮演了戰略轉移關鍵性的角色。

伍、結論

戰爭絕非只是孤注一擲式的奮力一搏，也不是只為了打贏第一仗，而是要顧及全程整體，如何堅持到最後的勝利，因此即應特別注意預備隊的建立與使用。

預備隊的比例與運用觀念關係著兵力結構、戰鬥序列與作戰方式。經比較西方的軍隊重於守，注重基層戰術預備隊的建立；俄共集團重於攻，其梯隊戰法固有助於維持攻擊之動量或衝擊力，但再以預備隊的觀念來看，其後續梯隊乃形成了戰場層次較高之作戰預備隊，其所具奇襲的條件較佳。

北約為求有效克制此一差異，先後發展了核子彈性反應戰略，中子彈及地空整體作戰準則等做為因應。國軍作戰體制乃沿襲於美軍，在和師法

俄軍的中共對陣時，宜仿照西方發展出具體可行的軍備、戰法及準則等妥為因應。

預備隊的運用必須與奇襲的概念密切結合在一起，而戰略預備隊的奇襲意義尤勝於戰術預備隊。預備隊的使用亦應與「戰力頂點」密切結合，方不致有逐次用兵或閒置兵力之失，且宜將之用於開闢新戰場或作戰有利之一方，始克發揮預備隊最大的積極作用。

註釋

- ① 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王洽南譯（台北市：國防部史編局，民國80年版），頁184。
- ② 雷蒙·加特羅夫(Raymond L. Garroff)，紐先鍾譯，蘇俄軍事思想(Soviet Military Doctrine)，(台北市：軍事譯粹社，民國69年4月4版)，頁123。
- ③ 語見孫臏兵法奇正篇。
- ④ 徐培根與魏汝霖合著，孫臏兵法註釋（台北市：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66年9月5版），頁212。
- ⑤ 亨利·季辛吉(Henry Af Kissinger)著，核子兵器與外交政策，鈕先鍾譯（台北市：正中書局，民國47年），頁130~131。
- ⑥ 同②，頁120。
- ⑦ 同②，頁123。
- ⑧ 葛魯姆·漢姆(Groom Helm)著，蘇俄地面部隊之作戰評估(Soviet Ground Forces An Operational Assessment)，劉陽先譯（台北市：國防部史編局，民國79年11月），頁229~234。
- ⑨ 同⑧，頁314。

- ⑩ 同⑧，頁203。
- ⑪ 同②，頁215。
- ⑫ 同⑧，頁173。
- ⑬ 同⑧，頁202~203。
- ⑭ 朱力安·李德(Julian Lider)著，李長浩譯，二次世界大戰後之英國軍事思想(British Military Thought After World War II)，台北市：國防部史編局，民國79年，頁239~240。
- ⑮ 唐納·史諾(Donald M. Snow)著，錢武南譯，動盪世界中的核子戰略(Nuclear Strategy in a Dynamic World)，台北市：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75年8月，頁188。
- ⑯ 一孔拉德·阿爾德(Konrad Alder)著，王正已譯，「支援後續部隊攻擊之空中阻絕作戰」，國防譯粹第十五卷第十一期，民國77年11月號，頁21~29。
- 二彼得·英格著，楊連仲譯，「陸上作戰之發展」，國防譯粹第十七卷第九期，民國79年9月號，頁13~20。
- ⑰ 克里斯·拜拉米(Chris Bellamy)著，王正已譯，未來之陸戰(The Future of Land Warfare)，台北市：國防部史編局，民國78年11月，頁136~137。
- ⑱ 同⑰，頁175。
- ⑲ 羅伯特·劉納德(Robert R. Leonard)著，馬振宇譯，機動作戰的藝術(The Art of Maneuver)，台北市：國防部史編局，民國83年11月，頁30~32。
- ⑳ 同①，頁600。
- ㉑ 同②，頁121~122。

作者簡介

備役上校馬振宇，中正理工學院31期化學系畢業、美西北大學工業工程暨管理碩士、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